

龙文文丛

罗龙炎 王雅清 著

《红尘》论

中国文联出版社

《紅塵》論

羅龍炎 王雅清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论/罗龙炎 王雅清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5

(龙文文丛. 第2辑/李晓军主编)

ISBN 7-5059-4365-0

I. 红… II. ①罗… ②王… III. 长篇小说-文学评论-中国
-当代-文集 IV. I207.4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205 号

书 名	龙文文丛(第二辑/10 本)
主 编	李晓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东升
责任印制	王东升
印 刷	北京天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100 千字
印 张	104 5
插 页	22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365-0/I·3400
定 价	195 00 元

绪 言

我们所论述的《红尘》，是台湾著名作家墨人先生晚年的一部长篇巨制。这是一部凝聚了先生“六七十年的痛苦体验、思想、感情”^①，和近二十年心力的“大长篇”，长达一百六十万字。在评述《红尘》之前，我们先对墨人先生和《红尘》的有关情况作些介绍。这对我们体认《红尘》，无疑是必要的。

墨人本名张万熙，原籍江西九江，与中国大诗人陶渊明同乡。九江是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有举世闻名的长江、鄱阳湖和秀美的庐山。1920年农历4月20日，墨人出生于九江张家洲，在九江、庐山度过美好的青少年时期。中日战争爆发后，墨人投笔从戎，投身抗战，“象一块很小的金矿石，被吸进了时代的大熔炉”。^②1939年毕业于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十六期毕业生）。抗战胜利后，墨人先后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1949年移居台湾，先后曾任报社主笔、总编辑、国民大会资料组组长兼图书馆长、东吴大学兼任副教授、香港广大学院中研所客座指导教授等职。

墨人自1939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迄今六十多年，在文

① 墨人《红尘自序》，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1年版，第Ⅶ页。

② 《国际传记中心副董事长传·张万熙（墨人）博士》，英国剑桥L·B·C，1995年版。

学创作和研究的园地里耕耘不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突出的成就。作为一个兼擅新旧文学的诗人与作家，他的著述众体兼备，小说、散文、新旧体诗词、文学评论、批注都有，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文集六十余部（种），字逾千万。最近，台湾慧明文化公司正在加紧出版《墨人全集》。说他著作等身是并不夸张的。他的小说《墨人自选集》（五卷）、《红尘》、《娑婆世界》，新诗集《墨人半世纪诗选》，古典诗词集《墨人诗词诗话》，散文集《山中人语》、《年年作客伴寒窗》、《红尘心语》、《大陆文学之旅》，文学评论集《红楼梦的写作技巧》、《全唐诗寻幽探微》、《全唐宋词寻幽探微》、《全宋诗寻幽探微》，以及修改批注的《张本红楼梦》等著述，特别是“大长篇”《红尘》，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六十年代初，墨人因连续两年以短篇小说入选维也纳富出版公司编选的《世界最佳小说选》（德文版）而蜚声文坛。其后，由于成就突出，他的创作事绩曾先后列入英国、美国、意大利、印度和中国等国出版的《国际诗人名录》、《国际作家名录》、《国际文学史》、《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华精英大全》等二十余种史录。1982年获意大利文学功勋证书。1988年，著名的美国国际大学基金会授予墨人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获澳洲建国两百年诗神奖章。1989年世界大学和1990年美国爱因斯坦国际学院基金会又分别授予墨人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墨人还荣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贡献奖章”；该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出版的介绍世界卓有贡献人物的专书《贡献》中，以大篇幅并配生活照片，翔实介绍了墨人五十年的创作生活，同时还礼聘墨人先生为副董事长。1995年获英国剑桥国际中心“二十世纪文学杰出成就奖”；1997年又获该中心“文学与人文文学杰出贡献奖”；1998年该中心出版的《二十世纪二千位杰出成

就人物》推介了墨人的文学贡献。1999年，墨人创作事迹收入美国传记学会《Five Hundred leaders of Influence》一书。2000年获美国世界智库与爱因斯坦国际学会基金会联合授予的“千禧年纪念杰出成就荣誉奖”。

《红尘》是墨人晚年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开笔于1984年端午节，当时他已六十四岁；续集开笔于1992年，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了。《红尘》是墨人的一部力作，也是其代表作，七十年代初开始酝酿，从酝酿到问世，前后花了将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开笔之前的构思与有关准备工作也有十几年之久，笔力的准备那就更长了。总之，他的准备是相当充分的。

一是创作经验与笔力的准备。

墨人的文学创作，在去台湾之前，主要是诗歌，其次是散文。去台之后，“因为人生经验阅历丰富了”、“生活安定下来”、“加上负担日重”，于五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此后，就将“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投注在小说创作上”。^①

那时，他的写作条件很艰苦，“连饭桌、写字的桌子都没有，吃饭是一张拼凑的桌子，写作是在办公室和床上”。^②但墨人用力很勤，在工余时间，“拼命写小说，以短篇养长篇，又养家活口”，至六十年代初已有“多产作家”之誉。^③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相当成就。1961年和1962年，他连续两次分别以短篇小说《马脚》和《小黄》，入选维也纳富出版公司编选的《世界最佳小说选》（德文版），同时入选的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威

① 墨人《山中人语·微尘自语〈代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页。

② 墨人《山中人语·微尘自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③ 墨人《山中人语·微尘自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廉福克纳、瑞典作家拉革克菲斯特以及俄国作家肖洛霍夫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大陆入选的作家有郭沫若的作品，台湾入选的只有墨人的作品。这使墨人很受鼓舞，也使他在台湾小说创作园地上站稳了脚根。

其后，十年左右，墨人的小说创作进入第一个高潮，有大量中、长、短篇在台湾、香港发表出版。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有近二十部小说（集）发表出来，从数量来看，要占他全部小说作品的三分之二。优秀长篇小说《白雪青山》就写在这个时期。墨人在《红尘》开笔之前的回顾中，亦称自己“比较满意的创作也十之七八是那个时间产生的”。^① 1972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了他这个时期的作品选《墨人自选集》（五册），收入长篇小说《白雪青山》、《灵姑》、《凤凰谷》和《江水悠悠》等四部，和《短篇小说·诗选》一部。这是他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成果检阅。丰硕的成果，不仅给墨人以丰收的喜悦，同时也使他的影响扩大开来。他的名字由此多次被收入如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成功人物》等名录中，他也多次被邀出席国际文艺交流大会和其他文学交流活动，周游世界各地，从而眼界更加开阔。

除了大量的小说创作实践外，这期间，墨人还对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的研究，并先后在小说研究班、马尼拉华侨文讲会、东吴大学、东海大学、中央大学、新竹师专、国际文艺营等处，多次就其《红楼梦》研究进行讲演，并形成书稿《红楼梦的写作技巧》。该书后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畅销书，连印十几版之多。北京中国文

① 墨人《山中人语·微尘自话（代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页。

联出版社也于1993年出版发行了这本书。后来,他还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为了使《红楼梦》“更完美”,^① 修订批注了“程乙本”《红楼梦》,定名为《张本红楼梦》,并作长序给予了详细说明。《张本红楼梦》后由湖南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墨人开笔写《红尘》之前的这段时间,他的创作被迫转向了一个相对的低回期,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年来,台湾文艺已走入歧途,一片歪风”,^② 在“现代派”文学、商业化文学冲击下,纯文学特别是传统文学几无立足之地。不过墨人在这种情势下还是没有完全搁笔,仍有二部长篇小说问世,同时,写了不少的散文作品。其余的时间,他都用到写作《红尘》的准备工作中。

到《红尘》开笔时,墨人已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小说创作也有三十余年,创作的作品仅小说就有二十六部,其中长篇小说十六部,短篇小说集十部。长期的、丰富的创作实践和体验,以及其间深入的《红楼梦》研究和修订批注工作,不仅锻炼和深化了他观察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洞察力,同时也训练和提高了他以小说的方式,结构故事、刻画人物、描写场景等表现世界的艺术表现力,从而为他写作蓄意以久的鸿篇巨制《红尘》,在创作经验上和笔力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是文化研究与考察的准备。

墨人之所以决定写《红尘》,其“原动力”就是“对中国文化、文学的体验和热爱”。^③ 但另一方面,他在自己几十年的生

① 墨人《张本红楼梦·序》,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 墨人《山中人语·微尘自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

③ 墨人·陈忠《隔海问答录》,《九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二期,第43页。

涯中，又深感“中国文化、文学的堕落，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丧失”，^①而很多人并不明白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由此，他决定写《红尘》，“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以近代史为经纬”，^②既反映中华民族的百年苦难，又从文化上探讨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向导”“中华民族应该走的路向”。^③因此，他深知要写好《红尘》，对中国固有文化没有透彻深入的了解，那是办不到的。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对中国的固有文化思想、精神，和近代历史的内含与面貌，缺乏正确认识，便无法表现自己同胞的苦难的真正原因和心理精神状态”。^④为此，他在随时留意搜集这一个世纪史料的同时，还利用七十年代那段因“不愿为文丐”而较少创作的空隙，抓紧时间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番“探本寻源”的研究工作。

通过认真深入的研读、考察、比较、思考，特别是通过对道家《易经》和阐释《易经》的《道德经》的研究，使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终于有了新的发现：中国文化是以宇宙为中心，并非以人为中心。以宇宙为中心自然涵盖了人文主义。可惜两千年来本末倒置”。^⑤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宇宙为心人为本——中国

① 墨人·陈忠《隔海问答录》，《九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二期，第42页。

② 墨人《山中人语·微尘自话（代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页。

③ 墨人·陈忠《隔海问答》，《九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二期，第42页。

④ 墨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台湾江山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⑤ 墨人《山中人语·微尘自话（代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页。

文化的真面目》，《人与宇宙自然法则》、《中国文化的三条根》、《中国文化的宇宙观》等一批论述中国文化的论文，对中国文化的根源、流变、科学性与局限性，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掘、振兴、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中国文化观。

墨人说：“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深深体会到一位作家诗人如果只在文学中兜圈子，其成就是很有限的。即使提升思想位阶到儒家哲学，还是有限，必须进入到道家、佛家思想领域，才不可限量。如果个人又身体力行地修行有成，那文学创作也就可以出神入化了。”^①事实上，墨人是身体力行修行的人。他的心路历程是“由儒入道，由道入佛”。^②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未经过这些心路历程，我怎么能写出《红尘》”，可见这方面的准备，是何等的厚实。

同时，由于中国近现代史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这也是《红尘》所必然观照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如果对日本这个吃中国奶水长大而又反噬中国的紧邻，造成中国空前浩劫的国家，没有深入的了解，也是很难写好《红尘》的。因此在日本文化与国情等方面，墨人也作了许多研究，并且还先后两次到日本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外，他还结合在台湾对西洋文化的切身体验，并利用参加国际文艺交流，“绕地球一周”旅行一个多月的机会，对西洋文化也作了进一步的了解。

墨人文化研究与考察的种种准备，使他对中国文化的本来面

① 墨人《红尘心语·佛学与文学·居士与比丘》，台湾圆明出版，1995年版，第25页。

② 墨人《红尘心语·佛学与文学·居士与比丘》，台湾圆明出版，1995年版，第25页。

目,以及它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形成了他对待中国文化的明确态度,从而为他实现“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创作《红尘》的构想,奠定了学识基础,同时也为深化和拓展《红尘》的内涵,提升《红尘》的品位与境界,优化《红尘》的价值,使《红尘》开出更美妙更耀眼的花朵,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料。

三是心理与精力的准备。

墨人七十年代初起念头写《红尘》,台湾文坛已是“现代派”的天下,到处是“好莱坞流行文化”,意识流、存在主义的文学风行,而传统文学受到严重的打击与冷落。后来,在长期的准备过程中,台湾文坛又涌起商业化的冲击,不少人为了赚钱,以低俗、轻浮、甚至色情的东西迎合时俗,以至“短、小、轻、薄”的商品文学充斥文坛,还有一些过份强调“台湾文学主体性”的作家,在创作上出现疏离中国文化母体的倾向。这些,都进一步使传统文学、纯文学受到排斥,几乎到了被淹没的地步。特别是《红尘》这样一百多万字的长篇传统小说,面临的出路和命运可能更不好,因此,好多人都劝墨人作罢,甚至有人说墨人是不识时务的大傻瓜。好心人也提醒他节劳,不要硬写。而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花巨大的投入去写《红尘》,确实是要有坚强的心理准备的,是要有“定力”的。否则患得患失,无论是准备工作还是写作作品,都不可能平心静气,也就不可能把事做好。对此,墨人也作了很充分的准备。

墨人认为,文学应该是“慧业”,不能单纯把文学作为求名求利的工具。所以在生活困难、背着养家活口重负的时候,他都没有写过一篇色情小说去骗钱。他之所以决定要写《红尘》,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强烈热爱。写《红尘》是他认定的事,认定了的事,就是跳火坑也不畏缩。他说:“我有‘千万人吾往矣’的傻劲”,“我之所以如此,是要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如

果我不写下这部《红尘》，我是死不瞑目的”。^①由此可见，他写《红尘》的“定力”之坚强，心理准备之充分。

精力方面，墨人也早作了准备。《红尘》开笔时，他已逾六十四岁，正如有人所说，“已经过了写长篇小说的时代”。这么大的年纪，要写如此大的长篇，如果精力不支，计划再宏伟，准备再充分，决心再大，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可能是空想。这些，墨人心理都很明白，所以他早作了准备：“为了准备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我一直在锻炼身体。以前是每天打太极拳，后来又登大屯、七星这两座台北近郊最高的山，只要一有假日，不论天晴下雨，我单人匹马，照登不误，每次上下山总在三十华里以上，而且速度很快，目的是训练自己的体力耐力”。^②这样的锻炼，这样的毅力，既是精力的准备，其实也是心理与心力的准备。

心理的准备和精力的准备，对于一般的创作而言，也许并不值得特别提出来，但是对于彼时彼地的墨人写《红尘》来说，这方面的准备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可以说，《红尘》是不可能问世的。后来《红尘》的写作过程和出版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对此都作了充分的证明。

墨人先生曾就一位伟大的作家必须具备的素质问题谈过他的意见。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具备四点：“一、对自己的文学理想，要有生死以之的精神。二、要有坚强的意志再加坚强的体格。三、要有高尚的品格，淡泊名利的情操，正义感、慈悲心。四、要有佛家、道家的宇宙观，并深悉其超凡入圣之道。”^③

① 墨人《红尘·自序》，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1年版，第Ⅶ页，第Ⅷ页。

② 墨人《红尘·自序》，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1年版，第Ⅳ页。

③ 墨人·陈忠《隔海问答录》，《九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第83页。

对照墨人写作《红尘》的准备情形，这四点显然是他在几十年的创作中呕心沥血切身体验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一生跋涉于文学之旅的经验。

《红尘》（前九十三章）从1984年端午开笔，至1985年12月完稿，定稿于1987年2月，共一百二十万字，前后将近花了三年的时间。开笔的时候，因手上的工作一时还不能放下，墨人每天还要按时上下班，只能每天晚上三更灯火五更鸡，牺牲睡觉的时间，抓紧写作，结果眼睛弄出飞蚊症来。灯光下、太阳下，总有蚊虫似的东西在前晃动。但他仍然没有停笔，一直写到一年零十天的下半夜，天旋地转，出现中风症兆才住进医院。在治疗中，他还一面服药，一面坚持写《红尘》。正如他自己所说，“几乎为它拼掉老命”。试想，墨人当初为了写《红尘》，事先作了那样长期的体格锻炼尚且如此，要是没有这项身体上的准备，《红尘》即使写到这样的地步，恐怕也要半途而废了。后来，他于1985年8月正式退休，得以专心写作，写作进度也就快起来，终于于这年年底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的初稿，实现了自己十几年的心头大愿。为了这份心愿，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正如他后来回顾《红尘》的创作时所说，“我是将自己六七十年的痛苦体验、思想、情感，全部投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老命”。^①《红尘》续集（即第九十三章至一百二十章）付印时，墨人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写《红尘》的感慨。诗曰：“浩劫未埋身，挥泪写《红尘》。非名非利客，孰晋孰秦人？毁誉何须问！吉凶自有因。天心应可测，忧道不忧贫。”^②

① 墨人《红尘·自序》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1年版，第Ⅷ页。

② 墨人《红尘》（续集）·《〈红尘〉续集付印有感》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3年版，扉页。

《红尘》的后二十八章（即续集）是《红尘》前九十二章出版以后续写的。《续集》二十八章共四十万字。《红尘》前九十二章定稿后，墨人有机会先后两次回祖国大陆，尤其是有机会作“大陆文学之旅”，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接触了很多作家，收集了不少资料，接触面更广，眼界更开阔，为计划中的《红尘》后二十八章的写作，又多作了一份准备。后二十八章的写作，既专心，又没有压力，心情也轻松，所以比较顺当，从1992年1月5日开笔到6月1日，就完了稿。

正如当初墨人所预料的那样，《红尘》写出来后，出版并不容易，拖了好几年。在商业气息越来越浓的现代社会，台湾出版商要出版一百几十万字的传统文学与纯文学性长篇小说，是要冒赔本风险的。好在台湾《新生报》社没有随波逐流，从1987年3月3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红尘》，直到1990年元月6日，总共花了1037天才将《红尘》连载完毕。因为反响颇佳，于是《新生报》社拿出大气魄，决定担险付梓，于1991年2月正式在台湾出版。《红尘》从定稿到正式出版，一共拖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红尘》出版后，“想不到第一版很快销完了”^①新生报出版部和经销商都赚了不少钱，于是，后来不但印了第二版，还印了第三版。《红尘》续集写出后，由于《新生报》社的支持，倒出版得比较快，1993年12月就问世了。2001年4月，台湾昭明出版社又一次以六卷本的形式出版了墨人的《红尘》。最近，由慧明文化公司筹划出版的《墨人全集》，也将《红尘》收入其中。

不过，《红尘》在台湾正式出版之前，倒是在大陆出版过一个五十四章的非正式版本。这当中还有一段海峡两岸作家“斯文同骨肉”的佳话。

① 墨人《长篇章目如画龙点睛》，《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二期，第40页。

大约是1988年上半年，大陆著名诗人、作家雁翼先生，无意间从一位美国华人作家朋友寄出的包装报纸上了解到关于《红尘》的一些信息。“那书的包装纸是一张海外的汉文报纸，上面一条文化消息里讲出了《红尘》在台湾连载的情况，并引用了居住在旧金山的谢冰莹老人的话，说《红尘》这样巨型长篇小说可以和林语堂风行欧美社会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相比，甚至称《红尘》是《红楼梦》第二”。^①雁翼因读过墨人作品，对他心存敬佩，看到这条消息后，便托香港诗人蓝海转告墨人，要墨人将《红尘》书稿带到北京，给他出版。

1988年8月，两位诗人在北京亲切见面。墨人把《红尘》原稿影印件交给雁翼，并深有感触地说，“我的心血都在这部书里”。雁翼从他们相互的言谈中，感触到墨人对生他养他的土地深切的爱，并且很珍惜这种情怀。

雁翼很看重墨人的《红尘》，“感到《红尘》是他文学和生命合成的大树上结出的最瑰丽的硕果”，^②因此，欣然为《红尘》写了一篇充满感情和诗性的序言。序言《百年世态图》连同《红尘》一起，于1990年春由黄河文化实业公司以非正式方式出版。但由于种种无须说明的原因，这个版本的《红尘》只印了前五十四章，而且印刷质量也不够理想。但这版《红尘》倒是比台湾新生报出版的《红尘》要早出半年多。这年五月，雁翼先生还特邀墨人先生作“大陆文学之旅”。墨人到北京时，恰逢诞辰日。于是，北京的作家为墨人先生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七十寿辰庆祝会，管桦、古继堂、陶嘉善、程树榛、邓友梅、从维熙、张志民、赵大年、王志远、孟伟哉、杨犁、舒乙等一大批诗人作家到

① 雁翼《红尘·序·百年世态图》，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1年版，第Ⅱ页。

② 雁翼《红尘·序·百年世态图》，台湾《新生报》出版部，1991年版，第Ⅱ页。

会贺寿，与墨人进行了亲切的座谈交流，戏剧家李维康、耿其昌夫妇也特来贺寿助兴，感人的情景令墨人快慰激动不已。这次来北京墨人还带来了他的主要著作，并把它们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赠书仪式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玛拉沁夫主持，副馆长舒乙致答谢辞。随后，墨人在雁翼和其他人的轮流陪同下，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大中城市参观，长达四十天之久。其间，还与冰心、藏克家、艾青、汪静之等文坛泰斗和贺敬之、柯岩、周而复、峻青、茹志鹃、钱谷融、储大泓、罗洛、宫玺、黎焕颐、陈诏、徐迟、洪洋、曾卓、古远清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此番深情厚意，令墨人十分感动。他说，这是他写《红尘》的意外精神安慰。

《红尘》洋洋一百六十万言，以对中国文化和对中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与史识，将近百年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与悲壮抗争，史诗般地呈现出来。它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象征东方巨龙中华民族的“龙氏家庭”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包括西洋人和东洋人在内的）各种人物，在中国近百年历史舞台上所演出的既平常又惊心动魄的故事。故事以近百年中国历史上的列强入侵、义和团失败、国民革命、清王朝覆灭、军阀割据、北伐、抗日战争、海峡两岸由阻隔到交流等一系重大历史为背景，以“龙氏家庭”的兴衰变革为中心，生动地展示了各种人物的枯荣沉浮、生离死别与情感纠葛，成功地刻划了一批形象鲜明的人物，际会遭遇，尤其是男主角龙天行与表妹杨文珍、丫环香君、以及日本同窗川端美子三个红粉知己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和求而不得的巨大苦痛，从而使《红尘》在具体的感性显现中，深刻地透视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状态与国民心理，特别突出地倾诉了民族的苦难与不幸，并深入到文化的层次上，追问和揭示了造成巨大苦难的根源。无论是透视历史、倾诉苦难，显现抗争，还是反思

文化,都凝聚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倾注了先生强烈的爱憎,并显现出非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因此,《红尘》出版后,在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中,很快引起了反响。许多学者、作家都对《红尘》的价值和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对《红尘》的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审美风格、语言特色及其创作与出版都给予了广泛的评论。

暨南大学教授、港台文学研究专家潘亚瞰,称《红尘》是一部具有“十分可信的现实基础”的长篇历史小说,并指出其成就和贡献是“双向的”:“历史和哲学的学术贡献”和“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贡献”兼而有之。他热情地称《红尘》“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历史小说”,“是一部民族浩劫的伟大史诗”;说《红尘》“有一种神圣的幽思,启发人们去改善中华民族的命运”。他还特别指出,在现今“越来越轻飘飘、软绵绵的小说世界里,《红尘》显得博大精深而不同凡响,令人刮目相看”。由此,他还把墨人与大文学家曹雪芹相提并论,说墨人“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其中包括《红楼梦》的传统”,“是开放时代的曹雪芹”。^①

不少人都把《红尘》与《红楼梦》相提并论。除了谢冰莹老人和潘亚瞰先生外,还有台湾的画饼楼主。他说:“《红尘》与《红楼梦》不仅可以媲美,抑且在格局上,‘后来居上’。双《红》堪以媲美者,乃俱蕴佛道思想,当然儒家思想是最基本的,毋庸赘言。而后来居上者,《红楼梦》只是社会言情小说,《红尘》除了穿插社会言情外,最重要的是上下一世纪,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精神的整体展现。”^②

① 潘亚瞰:《凌云健笔意纵横——民族浩劫的伟大史诗〈红尘〉读后》,1993年8月5日马尼拉《联合日报》。

② 画饼楼主《墨人的文学杰出成就》,1995年12月1日,台湾《世界论坛报·世论新语》。